

藝號人物 PEOPLE

## 東方 DIVA，如何笑傲西方？

專訪韓裔女高音周淑美

採訪 何康婷 女高音聲樂家

廖俊逞

記錄整理 鄭雅蓮

四月十日，韓籍聲樂家周淑美 (Sumi Jo)，頂著指揮卡拉揚欽點、「亞洲第一花腔女高音」的盛名翩然抵台。實際見到周淑美本人，很難想像以往在唱片錄音中聽到那麼驚人、具有穿透力的剔透美聲，居然是出自眼前這樣一位體型嬌小、玲瓏有緻的東方女性，徹底打破我們對女高音身材都很雍容肥碩的印象。

音樂會前，本刊特別邀請國內知名女高音何康婷，與周淑美進行一次近距離的訪問，暢談身為一位東方人，如何立足於西方的歌劇舞台，以及與卡拉揚的合作經驗等等。當然，還有身為女高音最關心的，如何在維持每場演出所需龐大的體力和肺活量之餘，還能保持這麼好的身材。

問—您幾歲開始學聲樂？

答—我十一歲就開始學唱了！

問—十一歲，那麼早！您那時就已經可以輕易地唱出高音了嗎？

答—沒有，我本來是次女高音。

問—次女高音！那何時改學花腔女高音？心中有過掙扎嗎？時間有多久？

答—當到義大利學唱後。當時我的老師希望我改習花腔女高音，經過三個月的考慮，我決定挑戰這樣一個音色，我會願意，也是因為我的身材較嬌小，比較符合花腔女高音的角色扮演。一般音樂院是五年畢業，而我三年就完成所有課業，提早在 一九八六年畢業。

問—不過西班牙籍次女高音泰瑞莎·貝爾甘札也是個頭嬌小。

答—她也是偏花腔型的次女高音。

問—您在漢城完成大學學業，二十一歲進入羅馬的音樂學院，四年之後就已經在義大利北部首演。請問，東方人如何角逐於西方人經典文化中的歌劇舞台上？

答—唱歌不僅只是語文，東方人要進入西方的歌劇世界，除了要克服語言上的困難外，還必須進入文化之中，因為這些歌劇演的是西方故事。我運氣很好，有機會可以遇到卡拉揚大師，不時提醒著我，也在許多比賽中得獎，一路上有很多很好的人支持著我。在義大利有許多優秀的亞洲歌手，但沒有這樣的成功，我也無法解釋，可能是命運，注定我在歌劇界能夠有所成就。

問—當妳二十一歲出國時，已具備很傳統的亞洲文化，那如何在二十一歲後，再進到西方文化中？妳如何去駕馭不同語言，並且掌握歌劇的背景？

答—當然語言很重要，但是因為我從小就會講英文與法文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後來學習德文或義大利文，會比較快速。之前我在維也納演《玫瑰騎士》時，導演認為我是東方人，不了解維也納的文化，無法飾演裡面的角色，讓我有點耿耿於懷，不過還是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尋求發展。

問—您自小就學習英、法文，不知是唸書學的，還是另有方法？

答—自小時候起，起床用早餐，旁邊會放英文的錄音帶，晚餐會放法文的，每天都這樣。

問—是只有對您一人，還是全家？

答—是全家，是媽媽有計畫地在做一些人生規畫。

問—您覺得一位東方人在西方舞台上會碰到的困難有什麼？

答—第一項就是情感表現，東方人的情感較內在，七情六慾不太表現出來，連帶影響肢體與臉部表情，動作顯得僵硬不自在。

問—您如何讓自己面對這些挑戰？

答—我向舞台表演老師學習，所有的動作、表情，我的一顰一笑、站坐、行進，都是一點一滴學習起來的。

問—這些學習會因此改變您的部分個性嗎？

答—我不認為，我將私人生活與舞台分開，鎊光燈以外的我還是一樣是個內向的東方女性，上了台，我就是放開自己的劇中人，這是我對自己私人領域的一項堅持。

問—妳曾提到，在美洲演出會比在歐洲演出容易，妳認為這兩洲的歌劇文化有什麼樣的不同？

答—在美國，觀眾對於我要唱的曲目不是很了解，歐洲的觀眾則完全相反，非常了解我要唱的曲目。另一方面，美國觀眾比較能廣泛地接受各種曲目，但像義大利就比較專注在歌劇。

問—妳跟這麼多偉大的指揮大師合作過，像是卡拉揚、蕭提、馬捷爾、小澤征爾等，與這些指揮家的合作經驗如何？

答—每一位指揮都非常優秀，有幸跟他們合作，我從每位指揮身上都學到了一些東西，但如果要說最喜歡的，還是卡拉揚大師。在卡拉揚過世前的幾年，我有機會跟他合作，所以對他印象深刻，卡拉揚很追求完美，對音樂有一種非常純粹的堅持。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卡拉揚像是把我當孫女，會問我喜歡吃什麼啦、喜歡什麼樣的男朋友啦，很關心我，因此我對卡拉揚最為崇敬。

問—在這次台北的演唱曲目目錄中，我發現屬於義大利傳統宣敘調的作品並不多見，雖然在這次台北演出的曲目中有貝里尼（V. Bellini）的《卡普雷與蒙太鳩家族》*I Capuleti e i Montecchi*，但大部分經常演唱的曲目，似乎較偏向於快速花腔技巧展現的曲目，不知您個人對曲目的選擇上有些什麼想法？

答—其實這類型的歌劇，我也演出過，像董尼才悌（G. Donizetti）的《拉媚默家的露淇亞》*Lucia di Lammermoor*、貝里尼的《卡普雷與蒙太鳩家族》。歌劇中的宣敘調是很深的課程，對語文、文化及演唱風格要非常的熟練與全面掌握，是集歌劇演唱上最大成的一門學問。

問—那您認為東方人該如何練習宣敘調？

答—當然首重語言，你要對這個語言非常熟練，再來就是需要一位非常好的音樂詮釋教師的指導，能讓你確實掌握歌劇時代的演唱風格，及樂句中語氣的變化等等。即使你能將詠歎調演唱得完美無缺，宣敘調，你知道，卻是另外一件事，是一件很艱難的學習，接受到正確的指導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需要是一位具有舞台演出經驗的教師，他知道在何時、何種狀況需做出何種語氣，才能使宣敘調表達正確的意念。

問—通常我們看到女高音都是很肥胖的，但是妳身材實在是太好了，音量又非常地洪亮，妳有做什麼樣的運動或是保養嗎？

答—我非常喜歡運動，是個運動狂，但最近因為一些因素，就沒有維持平時的運動習慣。我覺得時代在改變，雖然戲劇女高音還是偏胖，但花腔女高音的體形有越來越纖瘦的趨勢，並不像傳統印象中，女高音一定要胖胖的。我在演唱時經常穿的是比較蓬鬆的宮廷裝，看不出來體型瘦，也算是有掩人耳目的效果。

問—妳的行程排得這麼滿，每個月都要到不同城市、不同國家演唱，適應不同的氣候、食物，而生病對聲樂家而言是一大禁忌，妳平時如何保養，使自己在每次演出時都能維持最佳狀況？

答—我熱愛唱歌，也了解健康在演唱會上的重要性，但對我而言最困難的，是必須到處飛來飛去，不能跟家裡的親人、小狗相處。在面對氣候、飲食等各方面的調適時，只要演唱會非常成功，那麼一切的困難都可以被征服。

問—韓國人在飲食上口味較重，尤其愛吃辣，在聲音保養上，不會造成您的困擾或是不便嗎？

答—我離開韓國已經有廿四年了，飲食上幾乎完全西式。我有一位義大利廚師為我料理三餐，所以我飲食上是完全的義大利餐。早期，即使我想吃韓國菜，材料也不易取得，所以也就習慣了！

問—美貌之於女人，就像聲音之於女高音，妳會不會擔心有一天聲音沒有了？

答—我媽媽也想當聲樂家，但因為韓戰的關係，使她的願望無法實現，她就把這個心願寄託在我身上，我因此邁上聲樂家之路。其實我有好幾次失去嗓音的經驗，在學校的時候，老師教了一個我錯誤的發聲技巧，導致我好幾個月無法說話；感冒生病的時候，也會有倒嗓的情形發生。

不過每次發生這種事的時候，我都會盡量保持冷靜，因為地球還是照樣地轉、身體還是照樣地運作下去。以前發現自己沒有聲音的時候，會很害怕，但是現在已經可以冷靜面對這樣的情況了。

遇上失去嗓音的情況，首先要保持樂觀的心情，再來就是要做運動。像我個人很喜歡跑步，加上現在全韓國風靡養生之道，像吃得健康、喝得健康，我覺得這非常重要，有助於紓解壓力。

問—您演唱之餘有教學嗎？

答—目前還沒有，一方面是我還在演唱，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對於教學，我要學習得還很多，而且我對演唱要求很嚴格，如果學生沒有辦法做到我的要求，我想，我會很生氣，所以，或許在未來不再演唱後，我會仔細考慮教學這件事。

問—對所有有志往西方樂壇發展的東方人，您有什麼建言嗎？

答—現在在美洲、歐洲等地學習音樂的東方人非常多，但是成功的並不多。我覺得要永遠懷抱「夢想」，因為當你擁有「夢想」，你會因此繼續努力以赴，也會有勇氣面對所有的困難與挑戰，無論處在什麼樣的環境，都不要讓夢想破滅。

## 後記

不負眾望地，當晚的音樂會一開場，周淑美就立刻以她那甜而不膩，俏麗而不失婉約的銀鈴般嗓音，豐富的舞台表演技巧和經驗與極佳的親和力，讓全場的聽眾隨之熱血沸騰。下半場《霍夫曼故事》中經典的機器娃娃，周淑美以木偶般的肢體演繹，與指揮雙簧式的舞台呈現，將整場音樂會帶到高潮，台下觀眾情緒亢奮，讓人宛如有置身流行歌手演唱會的錯覺。其餘如歌劇《茶花女》選曲或是選自《弄臣》的〈親愛的名字〉等多首歌劇選曲，都展現了她亮麗的高音及輕鬆的音階技巧，至於一向被樂評批評的「只有技巧，情感表現不佳」，在座無虛席的觀眾四次安可，熱情鼓掌下，似乎也不顯得特別的重要了。

全文引用自 2006 年 6 月號《PAR 表演藝術》雜誌